



■ 油画《坏小孩》(局部) 汪凌 作

★

热风

2013 上海青年美术大展的征稿和评选已经结束了。

主题征集展单元的评选分为初评与复评两轮。从这个单元的作品来看,油画仍旧延续以往的优势,作品数量多、质量上乘。版画独有新意,尽管属于小宗画种,但其中不乏有意味的好作品。国画的弱势在本届没有得到扭转。雕塑出人意外的惨淡,这使上届也担任评委的刘建华颇

★

异梦录

如果你家里来了穷亲戚,饿得面黄肌瘦的,你怎么招待他们?当然应该大鱼大肉招待他们。别什么废话大鱼大肉对健康不利,这是对大鱼大肉吃得太多的人说的!如果你请平时难得有机会吃到鱼肉的穷亲戚吃素斋,纵然是绿色食品,纵然是昂贵的鸡枞、松茸、燕窝,乃至天山雪莲,对方也不会领情,只会觉得你这个城里的富亲戚太小气了!

写到这里我发现自己写错了,现在在乡下亲友眼里,我们才是来自城里的穷亲戚呢!

打个岔,话再说回来,这个话题和艺术有什么关系?有。虽然现在很多人有钱了,甚至很有钱了,但在艺术面前,大多数人还属于连大鱼大肉都没怎么吃过的穷亲戚。

在刚刚落幕的上海艺博会上,我见到这么个场景:在一幅冷军的油画前,里三层外三层地围满了观众,有探头探脑细细看的,有拿着手机一个劲儿拍的。现在已很少在画展上看到观众对艺术这么热情的了,为什么?我也探头一看,明白了,原来这是幅画得酷似高清照相的美女图,连镂空毛衣上的每根毛线几乎都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了。有的观众还非常有兴趣探究镂空毛衣下面穿什么。

★

艺语中的

最近,独立艺术撰稿人“廖廖”撰写了一篇文章,叫做《我不是王世襄》,其中有一个观点非常有意思,认为“王世襄的那些‘民俗游戏’的文章里,看到的是‘情’,忘我地沉醉于传统民俗文化的‘浓情’,而不是‘理’,不是能够把游戏往前推进一步的‘理论’——这是中国传统文人的‘讲情不讲理’。”

在一般人的眼里,架鹰走狗斗蛐蛐是游手好闲的市井之徒所为,但经王世襄把这些东西加以描述和总结,这些东西马上升格,一变而成为了文化。翻开王世襄的著作,无论

不停息的生长

——上海青年美术大展的思考

◆ 王 欣

感惆怅,因为上届的一等奖正是由雕塑摘得。此单元评委由各画种艺术家、评论家、艺术机构负责人等组成,是一个知识结构完备的评审团体。但在艺术创作学科边界越来越模糊的同时,评选却未必应该走向综合,跨学科。对于中西绘画的评价,对于传统与当代的评价,对于技法与观念的评价,往往在不同倾向的评委间被抵消掉,这就使得评选结果比较温和,很难明确地凸现出展览所倡导的某种价值取向,展览锐意不够。因而在今后的青年美展中如何组合评委,是否进行必要的分门类评选,充分展现评委的判断与取向,是我们要思考的。经过两轮评选,此单元共入围参展作品 300 件,评出奖项 54 个。今年一直以来空缺的大奖奖金被提升至十万,通过层层筛选,激烈竞争,大奖终于不负众望首次落地。大奖的角逐在油画、综合材料和版画间展开。油画是女孩肖像,以大尺幅,接近超写实的完美技法绘制了一个被抽离社会背景的小女孩的肖像。综合材料作品是以报纸的拼贴表现战争笼罩下的城市,版画则是一组精美的石版画静物小品。在绘画技法与表现各有千秋的基础上,终身评委展开了激烈的辩论,在这一奖项的评选中,为了防止一个中庸结果,舍弃了票数决定论,在评委们的互相辩义中,决定选取一副能

代表中国青年精神状态和青年美展未来导向的组品。最终油画女孩肖像摘得桂冠,女孩的大眼睛里充满了无邪的童真和对未来的许多憧憬与一丝惶恐。终审评委之一的傅中望认为,这次的大奖不仅从技术层面,还有精神层面上,都是青年艺术的风向标,充满了锐气和青年的鲜活力,明显带有青年的特征,获得大奖的作品就技术层面上来看经过了极其严格的训练。

青年摄影单元的作品涵盖了纪实、观念、风光等。评委由顾铮、吴亮、林路担任。摄影组的评委意见比较一致。初选采用投票制,复选采用商议制。七个奖项在评选中顺利产生。首个摄影单元大奖由观念摄影《一个胖子的西方美术史》夺得。摄影单元的开辟,使上海青年美术大展的涵盖面更广泛了,更切近“青年”的艺术。在今年的上海青年美术大展中,我们将看到摄影与绘画共生长的景象。摄影就好比上海青年美展生长出的一枝新芽,它给这个老牌展览带来的惊喜不言而喻。三位评委的个人魅力也使得这个新生的单元熠熠生辉。

2013 上海青年美术大展征稿评选历时半年结束了,在中华艺术宫的展开展幕在即。本届主题“生长”之于上海青年美术大展本身也意味着一种不停息的生命力,向时而生,应时而变。

亟待推动的“眼福”事业

◆ 林明杰



■ 上海艺博会冷军油画前的观众 林明杰 摄

哪能抵达宋代的清雅高逸之境呢?

提高中华民族的审美素质,不要忘了中华民族审美断层这一现实,要从让每个中国人“大饱眼福”着手。不用讲什么大道理,美术普及教育的重点不是教孩子画画,而

是首先要着手让中国人从小多见识古今中外艺术史上的各种精彩,不管是通过学校、博物馆、出版物、报纸、电视还是网络。政府和社会有志之士何不动动脑筋来推动这项“眼福”事业?!

从王世襄“不讲理”说起

◆ 方翔

是、《竹刻艺术》,还是《髹饰录解说》,或是《明式家具珍赏》,以及《锦灰堆——王世襄自选集》等,并没有太多的理论,而基本上是忠实地记录其收藏过程中的一些事情和感受。

“不讲理”是一种心态,是一种自由放松的。在这样的状态下才能全身心地沟通交流,享受其带来的愉悦。王世襄生前有一句名言:“一个人如连玩都玩不好,还可能把工作干好吗!”由此,想到了海派书画大家——唐云先生。唐先生笔下的蟋蟀之所以栩栩如生,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其喜欢斗蟋蟀,据说唐云靠着

自己斗蟋蟀的经验和技巧,不仅为亲戚还清了债,还帮他把输掉的钱都赢了回来。

“不讲理”是一种境界,是完全摆脱了功利目的,而这恰恰是能够取得成就的重要因素。张大千是当代著名的国画大师,他生平两大嗜好:一是讲求吃,二是爱听京戏。他的吃,不仅博食中国美味,遍尝世界佳肴,而且他综合中外饮食文化,结合中国书画艺术创造的“大千菜”,也同他的画一样驰名海外。即使在敦煌壁画期间,报纸上的花边新闻里,也曾发表过他在石窟中的菜单。至于王羲之的《兰亭

序》、颜真卿的《祭侄文稿》和苏东坡的《寒食诗帖》,全都是无意而为之,却成为千古佳作。

“不讲理”的核心是“讲情”,只有忘我地陶醉其中,才有可能打破理论的局限,传达出更加丰富深远的内涵。诗人艾青对天下美好的事物都有独钟,就连坚果壳,椰子壳都收藏。他这样形容核桃壳:“一个个像是铜铸的,上面刻满了甲骨文……这是天和地的对话,风雨雷电的檄文。”当有的人把“收藏”二字赋予诸多的含意,艾青却只是淡淡地说,这些是他“曾经的喜欢”。

对于艺术家来说,管它风起云涌,我自波澜不兴,潜心不变,矢志不移,玩自己想玩的活儿,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才是真正被人们所记住。而有一些艺术理论家,貌似高深博大、晦涩艰深,实则离艺术岂止十万八千里。

★

不同艺见

近日,网友雷祺发撰文《艺术评论需要高级词汇吗?》指出:“艺术作为人文世界一块领地,成为专门的学科。随着学科分化的加快,艺术与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系度也越来越紧密。但就艺术这块领地来说,必要的专业术语以及书写氛围是需要有的。的确,我对不少跨界从事艺术评论的批评家、学者另眼相看。因为他们能够把不同学科的词汇运用到艺术评论,无论从书写方式还是书写语气上来看,让人读之如沐春风、余味缭绕。相比之下,我对那些专门以炫耀西学词汇的批评者感到无语。在我看来,属于这种情况的话,多数是高级词汇使用者。这种所谓的高级词汇,多数是班门弄斧者。读这类批评家的文字,很伤脑筋,既读不懂,也不知在尽说些什么。”

那么在艺术评论界,运用词汇真的越高级,越高明?

■ 南柯二梦(网友):艺术评论与词汇的高级与低级没有多大关联,其主要的是切中要点。正如大雅的东西往往会流露出大俗,但大俗也可表达大雅。

■ 吴楚宴(网友):写作过程中,把“说话”提升为“话语”即可。话语近于心声。把“说话”修筑成“词语”之堡垒,那就不好了。

■ 郇少华(网友):真正有学问的人总是能够把深奥的问题阐述得清楚易懂,而一些没有学问的人则常常把本来简单的事情描述得复杂高妙,以其显示自己的有学问。

■ 胡耀兮(网友):朴实的文风是一种个性化的个人特点,艺术批评也是要有自己的风格和间架结构才好啊!

■ 詹耳叶落(网友):我们一些评论家撰写评论,不是不可以用这些词汇,而是不能滥用,整得通篇专业术语,实际是卖弄其“内行”,给人一种高深假象,恰恰证明他肤浅无知,无法解读作品内涵。著名评论家不见得对每幅作品都能吃得透,就如同著名画家不见得每幅作品都成功。我们需要的是准确诠释到位。过分的夸张放大蒙不了人,过分的诋毁也掩盖不住作品的光辉。要以理服人,要让人心服口服接受。

■ 第一个漂泊者(网友):从观念角度无法判断主张“高级词汇”的更合适一些,还是主张非高级词汇的更合适。那只有借助“目的论”才能够解决问题。不管是主张“高级词汇”还是其它都无所谓好坏,我们该反对的不是“高级词汇”,而是没有实现目的的词汇。 谢 媛

词汇越高级,越高明?